

舍願學備忘而誰而又何不精要之有

願學記所載求道之言也備忘所載見道之言也求道之時其志勇猛精進其言嚴峻奮厲其學則夫子所謂狂簡志大而有所略也見道之候其心寧靜細密其言和順積中而英華外見其學則所謂由狂簡而將日造於中行也讀其書者虛心以求之精志以察之則先生之學當自得之固非筆舌所能罄而亦非璉之阿私所好也乙亥初夏門人姚璉揮涕頓首拜識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七

願學記二

入世最是難事不可不與賢者爲友當今之人巧言令色詐僞成風雖父子兄弟之間無所不至若自己主張不定便爲所溺因思祥二十左右若不得交顏士鳳其惑於此也久矣

告同學諸子以下甲申

凡事雖當危難唯安神定氣以應之則自然得其道理而於事亦有濟矣如迎潮之舟一般把得舵正以舟迎向潮去過了幾個潮頭便平定也

輕信固不可若理之所有雖受欺何害必曰吾不受人欺

從而疑之便入逆詐億不信去矣最是有損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此是吾人

安身立命之處

與姚子言下同

天下事非膏粱子弟所能爲亦非輕浮疎略者所能爲孟子言將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直是磨鍊他一副精堅強忍智力出來爲天下萬世之用但人須能動心忍性方不負此意

古之爲人臣者道之所在必欲致君從之而不肯苟同於君若道有不合小則以去就爭之大則以死生爭之是以人主有所嚴憚而遠方四夷聞之亦有所畏服孔子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所謂法家拂士社稷之臣也今之爲臣者阿意順從養交避罪其間卽不無愛君之心不過婦寺之忠而已孰有明於大義者宜乎天下有事披靡失措無異空國誠如昔人發蒙振落之語可歎也

在上則進賢才在下則育賢才無非爲天下國家

爲近臣者致其君爲遠臣者澤其民致君所以爲民也澤民所以爲君也其義一也

人主好財則必貧索下則益詐變政則愈亂不如務其本

務本則不加賦而足不督集而忠不易事而理何謂本
曰修身以取人

觀古人年譜最是有益古人幼少卽有過人自壯至老進
德修業孜孜不息其學亦歲異則愛日之心自有不
能已矣

凡人學問不深可以漸而深聞見不廣可以漸而廣惟立
身一敗不可復救高才博學適足以濟其惡耳

吾自見劉先生以後自信益篤自失士鳳以後自修益急
自別開美以後自警益切

陳善閉邪謂之敬楊文貞有之

事功不從心性流出雖有不朽之業終於反身而誠相隔

於當
作與

當今聖學衰微賢者當以先覺爲己任若有以道見問非
豪傑之士能之乎倒屣以迎猶恐後耳何可示人以難

乎論某
人

盡吾之心以爲人喜怒是非違合厚薄之類聽之而已寧
人負我毋我負人宣公此言常三復之

學問到獨立無懼遜世無悶方是成德不然未可知也

人於世俗之事愈便捷則於德愈損而於學也愈遠矣

與
字虎論及
因慨某友

夏正夫先生平生誠心直道吾人從此進步雖至聖人可也

古人敘事先後莫不有意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序始云卽位以來誅流姦臣朝廷清明無有欺蔽而後繼之曰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此甚有意蓋朝廷不清未有能定四方之亂者也

天下每至全盛衰亂遂作惟聖人爲能豫計而爲之所易所以著日中之戒履霜之慎也本朝至神宗皇帝稱全盛矣祇緣當時內外一意坐享太平習成侈靡闖茸之風人心國俗極敝難起末年已不免多事至於今日誠

所謂癰疽既潰大命隨之也原校一本癰疽既潰大命隨之八字作四出而不支

字五

臨事固不可不懼然過於矜張卽反有不當理處古人於天下國家之事只作飢食渴飲夏葛冬裘看所以能依乎中庸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凡事盡然

吾邑自程巽隱先生以後將及十世人品學術未有嗣者

當時鮑西溪恂貝清江瓊蓋未及之後來李臨川樂庶

乎好修之士數十年以來正誼不明風習偷惡倡明斯道以化鄉人端在後起矣示同

甫人自陳晦德先生爲學而儒術始正自晦德與諸前輩
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興道易俗何地不可存乎
其人而已豪傑之士不作耳

致知智之事也涵養仁之事也力行勇之事也

當時以士大夫之眾而不能進一康齋使爲石亨所薦康
齋辭歸而亦無有能明此意爲朝廷畱用此人俾上知
得賢之益可謂朝無人矣

寬以養百姓嚴以懲奸暴公以求賢實以幹事實以養百
姓則心固而力足嚴以懲奸暴則正良窳而亂竊寢公
以求賢則得人實以幹事則政舉心固則本立力足則

勢張正良窳則內變不生亂竊寢則外寇不入得人則
天下歸政舉則遠人服

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直是恭己垂裳氣象
終日言不曾說着自己終日思不曾省着自己所謂放其
心而不知求也

己愛己敬則說己侮己狎則忿常情皆然此正惑之不辨
耳己苟德之不修業之不進父母妻子猶將賤之何況
餘人哉若乃好學不倦改過不吝立身行道日進無疆
天下後世猶將尊親一時之輕重正不足論也如孟子
所云能充無受爾汝之實則可矣

以此驗之可得人中照夜白矣

少陵學識過人故其為詩非唐諸家所及東漢之亡天下莫不帝魏相傳數世未之有異其送曹將軍詩曰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言魏武不言武帝言英雄割據不言霸王此其見有過人者又懷諸葛侯詩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孔明自是三代以上人物二語稱其身分又云運移漢祚終難復志决身殲軍務勞二語最得孔明之心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以成敗論人也

也

心本無欲有欲即失其本心是以存心之要在於去欲

理本於天故曰天理私生於欲故曰私欲寡欲則能無私

循理則能事天一本刪去

中庸孟子以後太極圖通書是第一書

當今有言之似迂緩而實為三年之艾者教化是也小民

不知長上士大夫不知廉恥雖無患能不潰乎况癰疽

既潰大命將傾可又從而伐其元氣哉

未有好名而能誠者

邪世不能亂此謂豪傑之士

陽輕清而無形陰凝滯而有質無形者雖萬而合有質者雖一而殊是故陽奇而陰偶

凡看史到一番大治亂大變革處先須立個主意朝廷施爲措置當是何等君子出處進退當是何等然後見得自家學問淺深與古人行事得失處不然盡熟二十一史臨事只是茫然

王法只依天理而立故爲不善而法不及加者天亦殃之天者理而已惠迪吉從逆凶理所當然非智力能幸免也與問目稍異

學問到自知不是時須是全副拋下從新做起若只是去泰去甚畱些根在他日仍復長起適足以成其文過飾非之習不濟得事也鼎之初爻取象於顛趾出否其義可玩

樂善改過所以修身修身所以成大業也古之成大業者莫不以此

古人居常終日靜默甚是有意不特可免口過亦是養心之助

羣居游談最害事已固不可以此損人交游之中有若此者亦不宜與之近

程子曰北辰不動只不動便爲氣之主吾心亦然聖人定

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有以夫

工夫須從源頭做來

積水一池魚無種而生置土一簣草無根而出於此可見

天地生物之始

由呼吸而知晝夜由晝夜而知春秋由春秋而知元會運
世由元會運世而知混沌開闢故曰天地始者今日是
也

敬以事親則親安敬以事長則長安敬以御下則左右婢
妾之人安無所不敬則無所不安故曰不可不敬也

今人見善無以議之率曰勉強耳夫唯聖人能自然爲之

大賢而下皆由勉至爲此言者小人不樂成人之美者
也

學聖賢之學修之於身則爲道德見之於行則爲事業發
之於言則爲文章一而已

學以知言爲始不知言而能不惑於道者鮮矣

爲學須於心界辨得分明心乎善聞見才能種種皆以濟
其善心乎不善聞見才能種種皆以濟其惡

思慮不起鬼神莫知喫緊工夫全於此際用力

吾人自著衣至於解衣終日之間所言所行須知有多少
過差自解衣至於著衣終夕之間所思所慮須知有多

少邪妄有則改之此爲修身第一事

性外無學學者所以求盡其性也

人既有志正須下篤實工夫方得稱志此如志寶物者必須梯山航海志收穫者必須春耕夏耘徒抱空志而無實功究亦何益況久之玩物其志亦喪終成淪落耳

上天子我一副聰明睿知如何被聲色貨利埋沒了他父母生下我一個完完全全的人如何以非法非道虧損了他思此而不發憤者非人也

君子喻義故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小人喻利故爲人臣懷利以事君爲人子懷利以事父爲人弟懷利以事兄富貴而淫貧賤而移威武而屈喻義故爲正學爲王道喻利故爲僞學爲霸功其辨只在心術之微毫釐之際

盛世人心多厚愈厚則愈盛衰世人心多薄愈薄則愈衰以一家論祖宗創業必是長厚子孫漸薄家業亦漸替矣有天下者亦然慎終追遠君子篤於親故舊不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尊賢人遠佞人固是救世良藥也

只獨之不慎便是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試思一念不慎

長多少過惡來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際工夫煞是緊要

本劉夫子之意而推言之

待人以恕取善以寬亦是成人之美清議固不可不明若太深而刻將使人重足而立非容保無疆之道也

聖賢許大學問不過近取之性情而已古人示人未嘗不深切著明世人不省將自己一副聰明全向外邊支吾所以終身無一些得力處也

萬民並生於天地之間猶萬物並生於天地之間也舜有天下舉臯陶不仁者遠湯有天下舉伊尹不仁者遠便是參贊化育實際觀易泰之象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

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其義可見

養氣功夫全在慎獨仰不愧俯不忤則塞乎天地之間只此一氣配道義則至大至剛不慊於心則餒矣

天地生物有一物卽有一物之用是以聖人首出庶物使物物各得其所而已非有加於豪末也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謂人無好善之心非也好善而不能有諸己率是浮慕所以無益比如好好色便思好迷惡惡臭便思掩鼻何患不能有諸己正如冉子所云非不悅子之道而未嘗一日用其力於仁也

實其心之謂誠不敢不實其心之謂敬無在而不實其心

之謂一

或問大學之道至誠意而已矣何以又先致知曰知吾心之本然然後可誠不然所誠何者又問何以又在格物曰知者知此理而已不然所知何者

人生種種罪惡總從聲色貨利發根種種覆藏總爲聲色貨利淵藪於此用力廓清方可成個君子不然頭出頭沒弄盡伎倆不過小人之雄傑者耳仰愧於天俯忤於人徒見其狼狽也

主敬則无妄

勇於自信而怯於深造雖有所成終是羸而不精雜而不

純陳同甫一輩是也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爲慎獨之學

或問何以處亂世曰爲善曰善者不死乎曰善人雖死死於善惡人雖生生於惡

范華陽曰漢之黨尙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爲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足稱也愚謂今日之黨始於風節而終於勢利故萬曆天啟之間號爲東林者率重道義矜名節至於崇禎之間士無操行不足算矣

保聚一法不獨人自爲衛亦王者容民畜衆之義後唐莊宗時吳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亦甚得此意也

禮義不愆何卹人言此爲反躬無忒者言之也若禮義有愆人之多言安得不畏以爲不足畏而肆行不顧或從而爲之辭者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非人矣

經義晦蝕其效爲夷狄之禍自古以然楊墨充塞仁義而秦以西戎荼毒天下楚漢之際死者無算晉室清談以老亂易而五胡雲擾中原淪沒王安石立新義黜春秋而靖康之禍作

近世袁黃李費混佛老於學術其原本於聖人之道不明洪水猛獸蓋在於人之心術也

近世士大夫多師事沙門江南爲甚至帥其妻子婦女以稱弟子於和尚之門兵饑以來物力大訕民不堪生而修建寺宇齊僧聚講殆無虛日民間效之都邑若狂崇禎間杭州復有天主教其術以算數燒煉爲事從之者先焚其祖宗神主廢絕祭祀而後入其教滅倫傷化又有甚於沙門者而大臣欺其君反從而褒崇之使從之者不畜歸市由是思之其陷溺於夷狄者久矣何待今日耶

存心者存其固有之良心也其端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其事爲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自洒掃應對進退以至位天地育萬物無非是也放此之謂放其心而不知求失此之謂失其本心至於桮之反覆不足以事父母不足以保妻子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惟此功夫最爲喫緊耳

聖賢之生固期有功於天地然乾之初九則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中庸亦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功業蓋不足論也顏子居亂世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孟子以爲與禹稷同道以此

求其分則終身由之而有不盡舉其要則一言蔽之而無不足

朋友只救得已然之失若未形之過非自己省治不可然省治己是救其末當先養其本操存所以養其本也人之生也必無一息不用其心之理用之於善則爲善人矣用之於惡則爲惡人矣用之於大則爲大人矣用之於小則爲小人矣

言行心之迹萬物化工之迹無一言一行而非心也無一物而非化工也故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或疑人譜所列百行之過難以一一省察答曰先生特舉此類以示人耳若欲一一防之則誠有所不勝防即使

盡能防此外豈不更有所失其要只在謹閒居以慎獨
慎獨則不必一一而防之而過亦可寡矣

諸葛武侯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凡人不樂
聞過好人順已何心哉

人未嘗學問日用之際良心亦時發既嘗學問日用之際
習心亦時發自非拔去病根終苦纏繞不得清寧也然
纏繞苟能覺察猶自不妨正恐緣所居所習而長則爲
患不小耳

守義所以受命也

和氣致祥於家庭尤甚大抵和雖非一人所能爲然未嘗

不由一人彌縫其間古人不可及處正在難處處處之
得理難挽回處挽回得無迹所以云德慧術知言德又
言慧言術又言知非實從操心慮患中過來鮮克達此
也今人都說彼只不是我實無可奈何且無論家庭之
間必是彼此都不是就作一是一不是論也唯其有不
是所以不和若兩是便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了有何
難處要知雖是難處也終無不處之理不處之間若以
爲彼只不是必無奈何試思離了此一輩難處的父子
兄弟更可另尋一輩易處的父子兄弟否

相與以誠則幽仄而周行相與以疑則康莊而荆棘此君

子所以疾小人而畏與之近也

世路雖崎嶇本誠恕以行之但覺其坦直

天地之道無一息不去故而趨新蓋故者不去則新者如何得來學問之道亦須如此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堯舜之心至今存也但聖人不作則散而無統所謂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百姓則日用而不知矣然此道之在天下終無滅息之理斯文之寄要自有人特有顯與晦耳

人心不死則斯道常存

克己者克其有物原校疑作私之己也引於外者為聲色貨利

據於中者為意必固我皆足以害其心之本然自非痛加懲艾有以拔其本而窒其源則日用之間不能使之無緣所居所習而長其為心害蓋有不可勝言者然從末流而治之則又有破屋禦寇之患是唯主敬以直其內徙義以方其外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凡以此也

人物盛衰隨天地以出人周南召南螽斯置兔穠李天桃至於彼苗者葭一發五豨王化之始萬物繁多迨小雅終篇牂羊墳首三星在罽何草不黃王道既衰萬物彫瘁矣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蓋乾之初爻為復二爻為臨三爻為泰四爻為壯寢盈寢盛以至

於夫而盛極矣一交坤之初爻爲姤二爻爲遯三爻爲否四爻爲觀則寢消寢滅以至於剝而衰亦極矣固氣數之自然也周公繫辭而曰括囊无咎无譽蓋已有危行言孫儉德避難之意若大人之先天而天弗違固有志壹動氣之理然孔子在下而不得其位則亦不能挽春秋之末運也

人只爲爾我之見所封是以當其爲子則爾視其親當其爲臣則爾視其君當其爲弟則爾視其兄當其爲友則爾視其朋友惟其無所往而不爾我所以無所往而不懷利推其極至於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蓋以此也孔子懼作春秋孟子懼闢邪說距詖行其大指只欲人去利懷仁義而已矣

丙戌

大抵學問之道只恆久便有益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日月四時萬古如此只是有恆一晝了一夜一寒了一暑無銳進亦無速退無間斷亦無增加天地所以歲功成萬物所以正性命也反其所常則爲異矣吾人功夫果然有恆如四時日月豈有不能日新又新之理故曰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

春秋之意主於端本澄源孟子所謂人不足適政不足間

甚得此意大學誠意慎獨正是從本原處治來小人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終於無益然亦虧得無益若以爲有益便無可救治了仲尼之門所以羞稱五霸也

工夫但當立准課程循循做去不可便計較有益無益目前卽不見有益若做得一番工夫後來得力亦終在此以爲無益而舍之或求速效而至於躐等終於無益而已矣是以君子貴恆也

纔說功夫便須內外夾持古人言存誠又言閑邪言直內又言方外言持志又言無暴其氣總是夾持得定使走作不得

遇災而知修省己非敬身之道若猶不戒則刑戮之民也謹言慎行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爲修省之實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易曰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恐懼之可以致福修身之可以遠害其理明是可據而人顧委之於天肆行無忌以爲禍患之未必至也而不知其身已在巖墻之下矣或者疑於春秋災異作於前事應見於後若氣數一定雖有善者將無如何不知春秋人事未有應天之實故事應輒至也若必以爲無可如何則易可以不作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是以自天祐之吉

無不利非偶然也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謂克己書言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亦此謂也

致良知功夫到得盡頭自是恰好但恐未能恰好則便有過不及之蔽若於此堅執自信其爲害蓋有不可勝言者又況所知未必皆良而一旦以習知爲良知則其不至於小人之無忌憚者幾希矣此窮理之功所以爲不可少也

相生則木火土金水相剋則水火金木土一治一亂其理只是如此聖人興道致理所以不必易民也

天無日不生地無日不長賢人君子未嘗絕於世謂世無人者由於己之隘

一年只做一種功夫大都學者之患當其初也只欲一蹴而至既做彼又做此紛紛營營全無頭緒究之一無所得而已夫志之所欲固將終身而不違至若目前功夫會須做了一件又是一件悠悠精熟不至有得不已久之見其逢原也

纔迫促便是助纒弛縱便是忘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於此可悟勿忘勿助之妙

只因利害心重所以見理不明君子殀壽不貳故能知幾

其神

學者起足第一步須是路頭不錯此處一錯無所不錯

鄉原之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其病根固在似是然亦由於

自以為是故不可挽救若能一念自悔反而求其真者

則何不可入德之有君子有終身之憂我猶未免為鄉

人也只是用心真實無偽

為學自不欺始不欺自親長始入於親長之前忍用其欺

何所往而不為欺矣

算來是如此到得來却不如如此從前計算豈不枉費了君

子思不出其位所以无妄无妄則靜矣

原校一本此下有靜故見理明

見理明故能履

而泰十三字

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孟子之意只就好的一邊

說看來深與危處亦有兩種心事其一為天王聖明夔

夔齋慄其一為權謀術數由天王聖明夔夔齋慄之心

則為至忠為大孝由權謀術數之心則為亂臣為逆子

其分別亦只在一念之微心術不可不慎也

善惡非不自知所以不能去惡而即善者其病由於自恕

自恕由於志之不果○開門放賊最學者之大患

自文其過惡人切磋總是自棄詩曰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曲木怨繩墨往往有是

知見日進於高明踐履日歸於平實
世俗之士恥貧不恥賤恥不文不恥不義可謂無所用恥
矣

夫道一而已矣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窮神知化動容周旋中禮而已論語鄉黨一篇所載最可

見孔子神化處

學者苟能責志斯能離師傅而不返責志只在念念自反
而已先儒所謂以己心爲嚴師也

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弟便是參贊化育所在
人心之用譬之權量自私自利者斗斛之大小權衡之輕

重欺已欺人之類是也雖無私心而輕重倒施緩急失

序者無星之秤無數之斛之類是也聖賢之用心正如

一筋十六兩一斗十升多寡輕重一毫不亂物當其物

而我無容心焉大易哀多益寡稱物平施之語繫之於

謙蓋唯心之至虛方能察理所以泛應事物而能不失

其當致知致此也格物格此也

以下
丁亥

富貴貧賤之關未透則得失足以動其心生死之關未透

則利害足以動其心好名之關未透則毀譽足以動其

心非歷試不知也

吾儒言太極釋氏亦言太極吾儒言太極器亦道道亦器

也釋氏言太極離器而言道也

吾儒言靜釋氏亦言靜吾儒言靜合動靜而言之也動靜不失其時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釋氏言靜離動而言之也絕動而後求靜故自謂洗心退藏而不足以開物成務

佛入中國一二千年以來其間固多豪傑之士因世教不明一旦失入於此後來就彼處做功夫亦有過人於道理綽有見處但其所見是者適吾儒之所本有其與吾儒異便已不成道理故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也

春秋亡於戰國禮亡於秦書亡於漢易亡於晉詩亡於唐

然則無有存乎曰存乎匹夫匹婦之心

本朝可云無史野史家乘既不足信國史存乎實錄實錄者飾虛之尤也卽如高皇帝實錄建文朝修之永樂朝修之其後又再修之有所修必有所廢毋論好惡是非不得其實其事之真偽豈足信乎卽一朝而他朝可知已夫居史職者固已多非其人而又非得之耳聞目見所見所聞者又以避忌愛憎之私亂之而又非成於一人之手定於一時之論雖使邱明復生其將何以傳信乎

吾人所守唯義與命命則吾不知也吾知守義而已孔子

進禮退義不義富貴於我浮雲豈嘗計一身之窮達與後日之利害得失哉

柏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思之苦情之迫於此爲甚求仁得仁豈不快然無憾而人必欲以姑息之愛強人以所不可從之則棄志也不從則此心又不能見諒於母詩人之情所以哀迫而莫告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寬字甚有義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無論功名富貴不入於胸中卽悲天憫人一念亦著不得一著卽不能寬矣三章俱言獨寐寤獨字最有義伯夷叔齊泰伯處

仲長沮桀溺適得其偶也不然則獨矣君子獨立不懼遯世無悶雖父子兄弟猶有不能相謀者乾之初九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以其不見是而無悶也

柏舟之詩父母欲奪其志而子不聽聖人未嘗非之故曰順父母之令未足爲孝也

鄭之淫風大行而有出其東門之男子雞鳴之女人流俗何足壞人哉

公孫丑游孟子之門而不知孟子學術與齊桓晉文不同至疑其得志功業不如管仲此與未嘗識面何異

魚目混真砮砮亂玉無物而無似是之非如仁義一也孟子於其間辨出楊之義墨之仁又辨出五霸之假仁義而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毫釐千里至於如此學術之際辨之不可以不早也

治天下只行其所無事而已若操切一分便入申韓若減損一分即入黃老居敬行簡乃能行所無事

天陽在南陰在北地陽在北陰在南此見陰陽相交之義山南曰陽北曰陰水南曰陰北曰陽此見陰陽相配之義天地之間無物而不有陰陽獨陰獨陽則已不成一

物也

莊子牛馬四足天也絡馬首穿牛鼻人也無以入滅天舉天與人而二之是猶告子以人性為仁義之說也聖人修道所以性盡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絡馬首穿牛鼻天也非人也穿馬鼻絡牛首其將能之乎

太祖承元百年之亂掃除廓清使長夜復旦一時人才興起宣融高朗如初日之出其氣象過漢唐遠甚繼以靖難之禍摧殘剝落幾無復遺蓋如萬物方亨而即蒙之以霜雪生理頓盡仁宣之際庶幾成康惜其短祚栽培滋養又復不深是以人才之氣數世不復三百年中

人物多遜於古亦無有如太祖之世者也古人養樹木者需之十年觀近代事輒有牛山嘗美之歎

養德養身非有二道君子莊敬日強小人安肆日偷而已古人舍生取義自簞食豆羹至於天下萬鍾莫不如此蓋事有大小義無大小也食息寢興無非此心

人之氣質不能無偏故其所見各從重處發其美發於此其疾亦發於此如子路見處多進冉有見處多退反而就中非克己不能也知其所重而力返之則可矣柔與愚只是極重難返智愚皆有過處而愚者爲甚剛柔各有善惡而柔者爲甚洵非百倍其功鮮有能自興者

先儒議論多有不同然或因其氣質之近處或自其功夫得力處故有不同若究其歸則一而已所謂殊塗而同歸也譬如京師自南來則北也自北來則南也自東而西亦莫不然其至京師則一而已

恆心有無天下治亂之機也孝弟忠信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所謂恆心也無恆心則邪說暴行子弑父臣弑君無所不至矣

百里一士千里一賢欲鄉黨之中有志斯道者比肩而起此實難之況衰亂之世上無明主下無賢公卿鼓舞而作興之而邪說暴行者日新月盛以陷溺人之心志其

一二有志者方且韜藏隱固以自處於儉德避難遯世
不見知之義獨行覈覈固無足怪但得四方同志所在
不絕修之於身行之於家信之於鄉黨朋友使所在人
心習尚寢出於正父兄足以先子弟士君子足以式細
民以是寢昌寢明其間必有豪傑之士應運而興以當
斯道覺斯民之任然後至化可得而流人才可得而盛
也與孫子
度言
古人窮經將以致用故得志則行之今人窮經將以干祿
故得志則棄之

人心當春夏時亦有發往條暢之意到秋冬亦有收斂歸

藏之意日暮亦然此氣機所至自然之應也

聖人繼作如日月之代明天下有道聖人明之以賞罰天

下無道聖人明之以是非其用一也

君子之論常恕采善必及於細微小人之論常刻求不善

必及於細微其用心不同也

王剛中詩曰隆中高臥匪無情鼎峙規模豈素心自是將

軍三顧晚坐令世變轉移深古今人論武侯者鮮見及

此說得南陽抱膝有伊尹耕莘顏子簞瓢氣象自比管

樂猶覺未盡出處一義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孟子曰天下之生

久矣直則生不直則死賞罰是非無非扶持直道使斯人生理不息也

扶蘇茂材豈無枯枝白璧盈尺纖瑕何損若人大段是君子雖有小失不足以累之矣

南方之學終是文勝其質亦風氣使然雖有賢者亦不能免先之以篤行乃無流失之患

知行合一之說至於今日已不能無弊世之終日坐論而鮮有見諸行事者率坐此患非誠無以救之非晦無以養之噫夫子所以思躬行君子也

大學在明明德下明是本體上明是功夫功夫只是求復其本體而已非有加於毫末也故明明德三字於本體上不減一字於功夫上不加一字

學術壞而心術因之心術壞而世道因之古今不易之理也孟子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是本心術而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是本學術而言欲正人心先正學術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又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又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生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又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無非此意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其流可以至於爲我伊尹

治亦進亂亦進其流可以至於兼愛柳下惠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其流可以至於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故曰君子不由畏其失也

聖賢學問儘自光明正大功利者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空寂者墮黜過滅於虛無之際其失均也

少年血氣未定善者固易流於不善不善者亦易反而之善若已向三四十習積既深心思用熟胸中別有一種牢固局面雖有賢人君子相與薰炙只可去泰去甚自非其人力求變改如中庸所言果能此道將來光景大約八九分見得譬之玉方在璞百器可爲若已破壞有定形良工只可就其壞處修改幾分不能全然做過也

予自省未嘗學問天理每從人欲中發此可見性之善處從事學問以來人欲每從天理中發此可見修慝之難人只說世上人不好却不想自家身分是何等人物三代以下言氣節莫高於東漢言道德莫盛於宋朝人亦未嘗不歎之慕之却不思自己身分類何代人物如此安得長進須是慕東漢便要做東漢諸君子的人慕宋朝便要做宋朝諸君子的人果如此世上人亦未必終於不好願且求諸在我可也

孔明澹泊明志之言千有餘年人皆稱之今人每好誦此然未有深明其義者澹之反為濃濃於名則以名而喪其志濃於利則以利而喪其志濃於嗜慾則以嗜慾而喪其志故惟澹泊可以明之也夫志氣之帥也君子莊敬日強小人安肆日偷莊敬則持其志而日強安肆則暴其氣而日偷矣凡暴氣之事未有不起於濃艷者氣一則動志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則失其本心澹泊則清虛日來而欲不能勝理矣孔明生平看其於此二字如何得力

惟精惟一學問或源或委工夫紀夢

二月十四日將旦夢人示一聯曰山深水深學問或源或委工夫曰下海某先生所為也姓不能憶亦若車亦若良覺而思之以其語有未整為改首句如此但不知所為下海者何地而儒林又未聞車與良者惟王心齋名良而本朝都御史軒公名輓姓名俱有車謹書之以俟

有事必有業學曰學業農亦曰農業未有為其事而無其業者今以事業為居官可立非矣與友人言下條同

吾人所知惟義與命夫子飯蔬食飲水是本義而言富而可求也是本命而言一本刪

衛武公資本剛毅其作抑戒以自警一章曰抑抑威儀唯德之隅五章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七章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八章曰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

愆於儀九章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可謂善自克矣
人顧自立如何耳獨立不懼則疏遠附之愛莫助之則兄
弟昏姻去之

三代以前田在官故民輕去其鄉視樂土則居之三代以
後田在民故民安土重遷自非大不得已誰樂去其鄉
所以上之人強欲徙之往往致亂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先儒言之詳矣今人多爲有體無用
有用無體之言惑耳目壞心術莫此爲甚然亦不思之
甚就其體用二字先不分明不知有諸己之爲體而以
漠然之心爲體不知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之爲用而以

赫然之功爲用推其弊所謂有體無用者至於木偶而
所謂有用無體者不至於暴虎馮河則至於機變之巧
無所不至其爲禍害何可勝道夫有是體卽有是用如
何分得譬之一身耳目有耳目之用手足有手足之用
見前之物椅有椅之用桌有桌之用水體也潤物用也
火體也燥物用也山川出雲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曾有
無用之體無體之用否道理不經理會而好持說鮮不
爲害不可不慎因友人故意相辨書此以質明者

高之入蒼天深之入重淵却不知身在何處近代學者多
坐此患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子思所以作中庸

喪事不敢不勉不問輕重也吾見越中喪家宗族之人無不袒免者不特對客爲然雖執事時無不如此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七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八

願學記三

德之盛者才華必斂非獨古賢志願不及亦其勢所至也
草木花大則實不蕃五穀花最細然實穎實粟千斯倉
萬斯箱人非此不養俗非此不阜百果草木孰有尊於
是者物理亦自如此

以下
戊子

易卦凡有坎多繫涉川酒食之文可知飲酒之與涉川其
險均也予每因飲得過今重戒之

儒佛之辨先儒已詳言之今之爲禪要無異於昔之禪今
之爲儒者亦豈能過於昔之儒且將先儒之論尊而信